



特 へ 16
2752
27



門
卷
16
2752
27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論四首

春秋一

滕子來朝左氏公穀俱無傳註疏曰時王黜也又云
滕子方在喪胡安國曰非也周之東遷未聞敢黜諸
侯也在喪亦非也終春秋而不聞稱侯也則豈其俱
在喪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也其法
尤嚴於其黨桓公弑君之賊也滕不敢討又先鄰國

昭和十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
購求

而朝之是夷狄也故削之胡氏又非也孔子之削之也子之足矣何以子其後也先王之訓曰罪人不孥夫滕與國也迫強而已不與於弑非賊也非賊而削其二百四十年子孫之爵是苛毒之刑也受鞅也諱其宗國而沒其篡輕手逆之公子彘而加誅於無罪之小國是偏鑿之政也幽厲也孔子不為也春秋天子之書也天子而文武在乎誅桓而已懲滕而不必削也吾故曰孔子不為也亡何杞侯朝矣一事而輕重霄壤焉則何以服人且前桓而會州吁者後桓而成宋者皆力足極亂而與於亂者也罪又十倍滕孔子胡以弗削也削之胡以弗及復也吾故曰孔子不為然則滕之為子也何居曰杞侯之後為伯也亦猶是也其自削也夫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不勝大國之誅求而甘於附庸漸而以子禮來也魯亦以漸而子之夫漸而子則不得其始也孔子於桓即位之後來朝而子之曰此其始乎夫彼自棄耳噫亦足以懲矣

春秋二

孔子於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而左氏載董氏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許世子之書弑

也。以不嘗藥公穀氏因之而卒莫異論也。又千餘年而習春秋者卒莫疑也。獨歐陽氏為之論曰：看止實弒也。學者奈何信傳而背經。其言甚辨而精，無以難也。左氏公穀固習聞其時事者也。其記符合而節契，盡繼之不可也。然信其言則孔子申韓之所不為也。有猶云耳。當其時天下之不嘗藥者夥矣。獨以微文而致重辟於許世子何居。然則歐陽氏當乎曰：未也。夫信傳而背經不可，則欲信經而廢傳乎。歐陽氏知看止之為弒而不知其所弒也。夫弒于何知之曰：三傳知之。晉為盟主，看實執政三年之間，而諸侯之被

弒者三而莫問也。看一逐而穿之。戕靈公於桃園也。

若拉枯然，亡不越境，謀可推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為成濟解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看故所欲受也。止之不嘗藥也，罪亦眇矣。國人胡為而疑之。止又胡為而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逆謀哉。孔子因其赴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微有可疑者。春秋虞廷之李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故見看於會，見買於葬，使天下後世之為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章，其要卒歸於忠厚也。故

非弑而弑者三傳也。弑而弑者歐陽氏也。三傳微乎。春秋孔子所不為也。微歐陽氏乎。春秋不必孔子而為也。

春秋三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胡安國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皆非也。夫壽夢卒而立季子者，非序也。志也。壽夢卒而季子不立

者，非讓也。序也。夷昧卒而季子終不立者，讓也。可以立，可以無立，立而能已於僚光之潛乎，亦勢也。季子雖守節而不違者，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蠅蝸手，邦君夫子欲立天下之大閑，而先絀守節之士，其何以勸且安國之深譏札也。為其逃僚也。其使札則猶夷昧也。春秋未有先事而懲者也。先事而懲者，暈率師，志漸也。札胡漸焉。其曰賢札而進吳子者，是臣為能進君也。賢之則何以不公子札而國吳也。吾故曰：皆非也。然則何居？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夷狄而中國之，則中國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國也。

進而誘之來抑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於札無與也

春秋四

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悞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惡也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看弑不及穿探看謀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弑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為惡必極也猶未也樂書中行偃弑君而以妾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

不書名弑何也厲公驕而好殺固耳不猶賢於楚圍平重誅看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麋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為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為之說曰圍弑君而伯大合諸侯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為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弑以扶中國也果耳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為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為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如項籍如梁冀

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為也。莽操裕溫之徒。匿其篡弒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為安國說者。登聖人於叛黨者也。麋弒而比奔比於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脅以立靈王就縊也。靈胡君也。卒胡弒也。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於心可也。

辨五首

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關中王惟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曙大體出師表出而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聽者皆擺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歐血而功不就。夫蕭何不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

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
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
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
別也予讀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
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天
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
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宮室
也其榑棟榑榑必構夫榑榑豫杞之良者充焉斷而
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黠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
無榑榑豫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

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

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
驚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
幹之然猶曰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
以忌愎之李嚴浮誕之馬稷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
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
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帳付幼良有韓
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
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
君子無一焉而柰之何其以鄴侯望諸葛也孔明逆

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
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異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
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
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為兵者
苟聲至而響應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
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病**忠益其為獨用長者
乎哉夫鄧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
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
為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
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闕一世哉

闕天不賂紂辨

史記紂囚西伯於羗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
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玖駟他奇恠物因殷嬖臣費
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
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毋也西伯必不
以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紂
知之紂也嘗醢玖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
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侯罪乎以聖德
請也聖人之心有染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豔
妖色騁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僂

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闕天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為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上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揚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

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為之也

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至於平衰矣至襄柳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始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皇稷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詳州山之篇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恣然虞天下之議已也。以藉手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吏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騂，白般牡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覩于故也。夫禮成王寔假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勲也，而王孱王也。文敦巽，以請之王，從仇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閔而後魯屬。

政於盟，主為齊若晉矣。稽後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

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寔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耶？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僖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僖始也。然則曷為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曷為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又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兪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臣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哀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淮陰侯不反辨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

陰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
未有明其不反者也信功誠大至族滅以死而又身
被惡名余切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反於楚天下
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
王及期固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
關裂地而王諸將以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
翳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焉而王司馬印張耳
之功微焉而王呂芮共敖滅荼田都田安之功微焉而
王自搗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又素
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欲故請
耳夫重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
賢於武臣韓廣於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
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嘗再為大將又再
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謀豨其時
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胸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
定代破滅荼侯於信非素所拊循士大夫也信遽而
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也豨之
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斷得俠名耳周昌忌而言於
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豨初固

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動靜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子所給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卑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取諸桀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反卒以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世同於賁赫嗚呼可慨也夫

說三首

師說上

經有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先王之制師也齊於君親若此其尊也君治之無適而非君也者親生之無適而非親也者師成之無適而非師也者禮云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報若此其隆也昔者孔子之卒也其門人議曰若喪父而無服既除子貢復廬墓焉三年而後返當其生也其門人辟君離父母比而游於列辟之邦顛躓困厄而不悔及其卒也而各以其得守其說而不變曰吾師云爾又百世而其裔弟子曰吾師之師云爾雖然孔子不師老聃邾

子孔子非無師也而不稱師曰聞之某某而已故曰
心喪不言服明無制也言心由心別也故陳相倍良
而學許行倍也即許行之徒倍行而學孟子非倍矣
受墨而之師楊也受楊而之師儒也受佛老而之師
吾道也皆非倍也鄭玄業成而辭馬融融欲追殺之
玄疑其追也而以厭勝免融以卜免玄而弗追也是
何師弟子哉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唯羿為愈已於
是殺羿飛衛之得紀昌也荀卿之得李斯也天下以
為戒矣故曰其師也以道其喪也以心天下有道而
師者有業而師者有利而師者道而師者道成則君
親之孔子是也從一者也孔子之不師其師以無常
也業而師者業成則長之去君親間矣利而師者何
居嗚呼天下之不相師利者寡也

師說下

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說何也今夫士之及髻而受書
也其為親者曰師苟貴吾子是矣無論道也其為師
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糊其口於四
方何道之授未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造退其師庚
而甲卒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
利而已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

舟州山人稿 卷之百十一 十四 世經堂刻
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闐闐其門墻而爭賂焉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猶未也庠序行而世之以利蒞諸生者科舉行而世之以利違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主也辟之則為舉主吏之則為府主進之則為座主其義一也其所傳何道授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彼其執弟子者固已謬矣然猶諉之曰厚至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而弟子之易曰渙其群此非所謂群乎乃至欲以區區一弟而籠賢者亦淺矣聞之先臣霍公韜者舉南宮第一然不為座主稱門生既知舉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耻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

楊子應尾字錫類說

容城楊忠愍公之下獄也而其長子甫州也名之曰應尾尾分幽容城故幽州屬也居十二歲而應尾問字於余字之曰錫類應尾之為錫類也何居尾為九子義取尾九星也屬後宮場故得兼子也蓋天官書云錫類者錫為其後者善也以忠愍父之而應尾子之後必昌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君子孝而嗣

子又孝永錫以善也忠愍公之得為忠孝所移也忠
愍沒而應尾猶未離州也面深墨而不飲酒其稱忠
愍必哽咽氣塞也鼎革之際伏闕奏書白冤狀而
上已前采大臣議超公四官易名特祠且為錄其後
如應尾矣應尾之稱忠愍其哽咽氣塞如故也可不
謂孝乎抑尾之繇曰君臣斥逐不和應尾名而忠愍
見法非偶也蓋一紀而天始定應尾其為我自呼曰
錫類而忘而之所以字者乎夙夜警惕以致悖於君
臣父子之誼有王子者將為九子之章以祝汝

雜記四首

雜說送盧秀才

韓退之與陳商秀才書謂其工於瑟不工於竽凡數
十百言大要欲商之貶而竽也予謂陳商非必能工
瑟者夫使誠工瑟也天下將亦有是古博雅君子驟
得而心賞之甚於竽之合也夫使其卒無合也於吾
瑟固無損也退之工於瑟者也而不以瑟進商何也
商蓋負求齊之念不得而以瑟解是故卑之若曰僅
可語竽耳唐承六朝綺麗之習首事俳偶靡靡都嫚
音節煩數溺於竽矣退之獨以古文辭振起之當是
時學者固多嚮信或詆毀有合有不合也迄於今而

舟州山人集卷之百一
天下猶知有韓瑟也進於是者曰孔孟之瑟其聲大以宏完於太音之始而用足以解愠發曠一時有合有不合蓋今之習之也視退之又何如也吾友盧君非陳商類也窮博經史解所不解而發於文甚奇數上而卒不得一第人或惜且疑之曰君其殆瑟乎而等乎君固無易志吾將進其瑟於孔孟之門於今於後必有合也

右說瑟

吾往年買舟北來京吳地舟最輕麗而便於操人或疑之曰是行將涉大江頓修途可以身試乎哉於是易大者其樓櫓帆柁甚堅且巨也而又多竊藏它人資索計其賈又甚貴姑就之屬水澁關一日夜行可三四十里踰半月始抵江口則追計小舟之程可以先旬日而達相與愧悔無及也亡何發江口指瓜渡風作波浪起立日色慘悔舟之小者其人叫號泊沒中幸而濟面猶作死灰狀不幸而卒然不見者有之而吾舟固如山之安如奔馬之頃刻而過也嗟乎然後見其大哉大者固不必遲其水之澁關則變也卒然而遇大江之風濤固變其足以禦風濤則常也是故君子與乎其大者也盧君忠信而好力行義其樓

舟帆柁巨且堅矣博學能讀左史諸書其資藏富矣
天將試君於大江之中君無疑於遲也耶右說舟

孫淫

獸有孫小而善緣利爪虎首廢輒使孫爬搔之不休
成穴虎殊快不覺也孫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
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
孫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
痛發跡孫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
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波斯胡貪

波斯胡者嘗得一蠱青質而善類其巨胡識之曰是
寶也則與諸胡携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構巨鼎燂
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
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衷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
日夜鮫人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賂焉曰請寬
是胡衷明珠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龍女出於
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韎鞞賂焉曰請寬是胡衷璧
若韎鞞而又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
龍父惧走而訴上帝下震霆電急擊巨胡死衆寶流
離人間王子聞之歎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議

正士風議

大理卿試

生樸藪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為正士風議未覩旨所
鄉敢攄悃臆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
於正士風其為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為緩急恃而
慄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污乃
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為固而不
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
而被乎數千里靡不溼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蘇
也中之悴者憚闕者嗚其慚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

眊而木暴樂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
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為盛德讓
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
夏歷周其漸靡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
衰季窮域峻夫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
豈惟士已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
其貌士者耳簧鼓口舌輕信挾竒秦加以狙詐悖仁
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
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
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

賤

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為未盡也人孰不為其貴而顧為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令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為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為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

聖明攬斷官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徃昔愚不敢毛

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律道猶關禮門

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

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

為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

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

軋則因緣為間篋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

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譽

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強力未

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

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

世歷

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事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
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
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為之相也抑又有休中
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南
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赤膚體襲
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
乃至於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
下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為士
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為市氓嗚呼可惜哉愚嚮
欲探本計委在黻座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
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紉鄙膏示之以節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
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
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為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
自正榆柳枳棘亦且斲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
不然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
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舟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讀

讀秦本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然出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

舟州山人稿卷之百一十五 世忽堂文

九州山入稱卷之百二
世經堂刻
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
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
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
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
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
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
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
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畧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
哉宜哉時哉

又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
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
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
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
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
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
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
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
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
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

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
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
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
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
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
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
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
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
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國
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
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
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
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
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
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
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
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

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慕嗚呼
慕矣當獻帝時董卓肇螻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
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
曷不脩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寓字真又
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
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僂忠舊赦廢
儀節至於弒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
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博國於桓
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
弒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後裔
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
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弃廢冠履潰坊隘
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
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
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
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
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
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衝其州之民無不

日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
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噉而食半也元之再
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
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
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
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
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雖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
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
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
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
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也晉自太康
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
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
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
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

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壁輿襯再辱王庭抑何甘心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第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讀元史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氏羗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為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覬慕於忘耶宋亡而薄海內外鮮有不為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

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
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
所謂匈奴鮮卑羯氏羗索虜者其人浸淫而忘其故
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
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
之還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我金之有完顏雍也猶
之乎漢文景也嘗怒太子畫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
是元之策也

又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
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跡也自
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勳亦必
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
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
項武李諸氏也為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
薛諸氏也為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
為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
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餒虎也是故餌之以強有
力者犄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

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鮮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騖桀之氣猶存多陰覲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兢兢以保治安長為漢為唐為明而不復有囂斷闢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圍中國而竊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濺齒醜侏儻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斲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濺肉酪侏儻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為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氏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為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矣矣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顯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為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聲曲閤習渙烈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

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羹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
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
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卻鄭
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即孔子亦稱之
曰如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興魚鹽
諸大筭外往往擇卑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為
績巧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
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為戰國之策士術

史傳會而增蓋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

祖之國也戎與楚積強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
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絀管子善因時者也
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
氏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頭之乎又曰
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耶
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於築薛之問而
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
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
也昔宋之南廡於金若卯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

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
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
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
濂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耶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竒深其文辭而怪其
詩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
齊民棄之往奔湯凡數徙轍棄湯放桀而復薄三千
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即又曰
武王征西方憇國九十有九馘虜億有十萬七千七
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
始漢武之靡也王子晉曰吾復三年上賓於帝所以
是至今稱晉仙去王會叙事固典有法然所紀竒民
淫珪怪鳥獸抑又何誕也柰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
哉第書名汲冢者非按汲冢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
不準發安釐王出冢書凡七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
丘藏微書易國語論語篇目杜預序稱太甲殺伊尹
事今本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紂妲已懸頭二太白
旗及周公謚法已收之太史公史記中寧至魏始出
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冢書以為恨而孟子於武成乃

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入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於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周禮儀禮不載而廁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刪其歆莽褒猶之傳會者為禮經尊論語而刪其非夫子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粹者別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未敢也聊識於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即老子所與留著五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

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亡心超生死亡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則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別本耶抑向本遺錯後人妄益之耶夫老子而不為關尹著五千言已耳老子而為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鬻子

鬻子偽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於道要之至淺陋者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卮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禹得七大夫如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虛南門蠅西門疵北門側幾平戲矣夫鬻子九十而為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何哉既逸偽元經李奎偽陰符劉歆偽周禮固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淺陋者也雖然使偽而近也毋寧偽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叙事裁而揆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曇氏之學者徃徃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於中國而秦

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耳其議則無嘉焉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強辨儼然戰國之習也偽者多援少倍多拘少劇亢倉子偽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偽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儀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王

真州山人雜著卷之三十三
十四 世經堂刻
訓也得道為地仙此諛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產僂之按左氏駟欵嗣子太叔為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貴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於手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於辨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傳其旨苟益其辭也耶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於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言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固市井文之魁也孰謂駟欵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禪官者其食客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刑之經迨今焉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裔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於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汎不切牽合可咲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於倫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於懷春之吉士而周公之討管楚激於隱客之一言為大謬耳夫子見狸跡鼠而鼓瑟魯子聞而識其有貪狼之心其然乎豈螳螂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魯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誇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為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往往雜取經傳不為背理道而獨於五行之生剋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於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

師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
誣者然而於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邇而當者然而
於事不必濟也其濟為雋不疑而其誣至於劉歆之
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為偽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
淺率而強為古語也伏羲書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
妖陽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
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為說者
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偽為連山等易百餘卷
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抵罪所謂三墳者豈即其
書也耶

讀元命包

右書據以為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
元素由秘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
此即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
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
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為宋人作也凡唐以前
偽書其理駁而時有精言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
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為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

神州山人稿卷之三十一
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恍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為真境焉抑何謬盪失計耶不得已而強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強執之嗚呼余之暴余深矣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既絕萬境皆空不願作佛何況生天亦庶幾矣莊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言壇經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為祖也黃梅之徒蓋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磨之示旨微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入嘗之而味得也日携醍

翻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又

阿難親從世尊且數十年受楞嚴時幾隲法身而不
支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謁
黃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遷化現虛空變分骸
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耶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
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
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
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
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
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
津不啻口出焉敘其材力慄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
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
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
腐以老如公孫弘見寬者二將靡耳柰何雍容取公
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
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概獨於李廣衛霍傳比
與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

擢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贊其決耳蔡下而天下之望歸焉及其帥河東握都統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若故也一屈於縛再屈於稭三屈於逢吉四屈於宗閔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

文饒佐武宗通點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

稿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頰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啻徒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嘗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說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伎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別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於令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鬼固賢於其人也嗚呼才至

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雜著十七首

七扣

齊大夫有疾吳使者造而問之阻於閣曰大夫病謝事乎曰尔大夫病憊乎曰未也何狀曰大夫貌若悴而中腴強飲鮮食口時囁嚅召醫切脈隔陞而語所繇覆藥空器間稱有瘵使者喜得之色排闥而進揭流蘇颺文幃却息敬問大夫所苦為齊吏民憂大夫



世經堂刻
曰敬謝客不敏不慎霜露以辱使者願請燕馬使者
曰淄澠之交戎莽穴巢于矢飲羽二矛重喬十聚九
講番番蹻蹻其父老息其子弟以日耳目大夫大夫
方杜請而寂居游神馭隸之庭解輓縱縮之衢大夫
即百不念治司敗得請其簡書大夫悚尔而聽幾起
復臥曰有之不敏之冥蹈於禍也欲迅奮而就飛毋
若四體之束沈痼也吾子之來藥之乎覲色如剖接
辭如切正言以當暝眩婉旨以徐調節

使者曰唯唯陶衛之區水陸湊涌前樹安邑之棗後

產江陵之橘桑麻竹漆危茜芋栗谷量牛馬陂計魚

鰲車船鱗藪醲池肉堙於是使計然為之畫策朱公

白生左右傑力握筭素孔墾利悝國王孫鼓鑄烏保

畜殖賣漿洒削之微亦足張郢刁奴四游戎王陰易

北則橐駝躡駟駃騠驥紫貂之裘表以独皮緣以

靈璣東則鉛松怪石織文縠絲水碧空青徇徇之含

可以照迷西則璽瑀赤堊木難火齊馳卵麕麕靈羆

駭犀筒卷白氎指文朱提南則珊瑚扶踈丹砂流離

血玉之蒼耀蛇之璣瑤琨齒貝織篚文機裹蹄豨黃

螭尾呈白連城照乘掩映的歷陸馳水奔書走夜息

指不及屈室寡留隙於是乃按府藏怡顏神臞遙羽

贈飛鱗調芍藥寫清醇田池射獵擬薄君人比問嚮
風貧游趣塵此亦天下之至娛也可以強起大夫乎
大夫曰弗哉予病未能也

使者曰建章之傍甲第闐雄藹然薄霄厥氏金張僭
珪紫庭結禱椒宮據涇跨渭鄠杜旁通湯沐天腴呼
吸帝聰玉柙珠襦題湊黃腸萬歲之夜預賜以從於
是天子獵茸泉祠太乙陪副車從清蹕翺翹飄其當
風禪纒燁以迎日馳擊縹駉縈咳溫密若離若合兩
體為一若明星之麗霄群臣蓋遙指而彷彿天子乃
大歡樂之萬舞縱橫曼衍魚龍擗纖翮炙幽簧鳴飄
雪舞迴風使伯牙鼓琴延洎和歌而觴之歌曰曜靈
兮欲西蘭房兮柱樓子何偕兮不歸歛然而起憺然
而悲策昆躡命飲飛穿道北宮直抵昭陽夷施妙袖
之流壁列璣行投駢舍人覆射中郎執戟捧杯屏退
彷徨獨承恩而賜佐奉桐酒於匡牀薦靡靡之哀調
出幼眇之秘戲銅龍悵以思合銀虬杳以莫繼頽然
辭別不謝稱醉銀燭列行金貂引馭高春未起冠蓋
填隘叫無納指巷絕容騎此亦天下之至貴也可以
強起大夫乎大夫曰弗哉余病未能也

使者曰將以驪山之陽為壇造天法駕崢嶸降跪推

穀承相奉章御史承旃蹶張威孤鞞擊戟鋌靜若凝
霜動則急電萬驥聳耳一麾俱先儲胥沈肅菴廬葱
緒律按九伐功期不戰則有常鴻師望良臚為之運
籌授韜絳為司馬穰苴法曹師曠耳占秦厲舌挑賁
盲黥獲綽最諸僚接簡以嬉負簡示趨虎落長闌龍
驟不囂於是乃縱兵而北填蒲類踐陰山赭焉支血
祁連酋首服匿胡血塢蠡兩賢骨都當戶且渠之屬
泥頸請死渾度屈射鬲昆斡之圍解辭而問冠履
攬槍中沒太白遙徙改與向則玉門衡關葱嶺鏡
蕩渥洼竭產烏孫空帳迴旌東出見 方舟右渠

枯骨滅額砥平三韓稱一楊帆南柁則梅嶺平沈蒼
梧自裂黃屋滄波王頭北闕然後捲甲發弓歸馬放
牛獻俘廟社班爵通侯此亦天下之至快愉也可以
強起大夫乎大夫曰有是哉如予病何即不病不能
也

使者曰應侯畏讒乃進剛成文終辭訣平陽被徵明
明元首穆穆股肱八柱承天萬象資生峩冠進賢幡
車陽遂皇皇金章若若綠綬長史導前司直翼毗帝
車起勞百僚屏辟玉食晨分天漿夕傳出入金華尚
羊細旃上應太微拱極開躔輓則千榮就瘁愉則萬

朽回鮮於是乃釗先德躬勞劬握髮吐哺思來庶謨
廣布皇風以蔽九區重譯獻琛王會垂圖五章之鳳
九尾之狐茲白首耳乘黃鮮隄徃徃善芳蚤蚤距虛
犬戎吉皇白州比閭百怪現偉波若東趨天子乃命
司冊脩相績表勳螭龍之鼎首名麒麟之閣施澤迤
邐融光灼爍此亦天下之至偉樂也足以強起大夫
乎大夫曰予病未能也即不病而以起予胡哉

使者曰赤董之精若耶之英萃為五彩鬱為七星純
鉤湛盧摘質易傾含光承影竊眇無形慶卿不講楚
瞳無成於是使風胡薛燭相而拂拭猿公蘭子教以

習擊子莊生論說孔周絕述匿形空山石齋志絕粒七上

之期天女授術銛鋒隱腦詭瑰莫測決虎豹截蛟兕
捷若承蜩易若探蠃若乃五父之衢七嬖之里匿日
為氛激雷成矢切骨如姬腐心仲子片言即合投袂
而起透佚重關跬武千里躡影驅神變化若鬼燕謝
變色之夫聶免呼天之姊蕙務恒平一畎不寬然後
却祕怪納精玄龍文不化輝山媚川由俠入虛逍遙
長年大夫色動曰劍可鑄乎曰可葛天盧之顛峯巒
塵屣上聳無際會阮審巖下瞰無底清流溥渺四周
其滙乃以陰陽訢合之夕瘞縣茨山而乞其玄液干

將承鑪莫邪韞風疑思太始吸噓五方其始鎔也瞳
瞳矐矐灑灑鴻煇恍兮若二有之發矇燁兮若太陽
之浴扶桑其始出也冥冥熒熒暈彩韜精杳兮若冲
虛之未形細兮若銀漢之匿微星其始磨也奕葉熒
煌英靈奮張天兮若垂天之白虹又若織阿之耀清
霜其用之也舒卷煥炫崩目逃胸忽兮若大鹵之摧
霰又若豐隆之驅急雷未既大夫曰美矣劍大神矣
枝矣病且起矣恐累二三子柰何

使者曰未也以劍入者非玄之玄得地而遺天蓋使
廣成授要眇之誨聃史為之解契素女導內彭翁外
衛出窈入冥調息降嗜日魂月魄立鄴完鄂九還七
返八歸六居坎離既濟方圓夾扶谷神不死蔚然靈
株於是北斗除籍天公主進命蒼精兮示符降青鳥
兮馳問駕卿喬之雲旂兮馭房駟以為轂契貳搖曳
以抗旌兮飛廉挾霞而飄洒度絳河之泓澄兮白榆
歷歷其在下奔星先而扣闔兮蒼龍白虎歛吻瓜以
次舍帝句傳於九賓兮賜湯沐而薦之命太娥奏絃
兮王妃按節而吹參差斟沆漑之妙漿兮天鷄臠以
為膳蒸旃塗之丹卯兮河伯侑以赤鬢碧藕干常而
郁郁兮素蓮百子以離離鑿峯崖之玉膏兮汎以苴

勝之靈脂乃醉歌曰天_之也久浩無終謬恩列藉托
帝宮私悲逍遙無與同上帝知之賜以格澤一乘粲
女嬋媽靈饌不爽氣醞常醕上下天人嬉遊自然三
光等朗五嶽齊堅此天下之極意蕩志無所肖比者
也大夫可以強起乎大夫曰唯唯否否夫有仙骨也
者有才仙也者有資仙也者骨仙也而流沙有敗道
之錢才仙也而淮南有自殊之安資仙也而沙丘之
肉如鮑羶不佞桎體紺形含濁嗜腥大鈞見限頽陽
就傾雖慕軼妙實病未能

使者曰易竒而法鈞深探蹟歸連異名京焦別脉詩

正而葩漸變風雅原騷玉辨賦則楊馬爛蔚虹霞淩

切風雨蘇李五篇枚氏十九唐山鏡吹於何不有尚

書春秋檀考孔嘉腐令育史質辨艷誇先秦瀰瀰西

京莪莪燦則星辰沛為江河柱下微言漆園導浸沈

洋漫漶宵耿漸滌鷲峯嶠碎轉波演漾精微沈冥万

細莫狀乃隱詞藪泛義漲咀藝脯酒談釀浮提金壺

之汁太乙青藜之杖離朱心照輸倅意匠混沌啟朗

湏彌搖蕩始乎博闊若沈冥之網彌山之置弋鵬翔

膾鰲樞摘天斗探珊瑚沈而思之兀乎若枯杖之蜩

甲進綸絲於月蝓霏霏忽忽若斷若續若出若沒迨

甲進綸絲於月蝓霏霏忽忽若斷若續若出若沒迨

手屬辭蒼昊發祥曜靈王赫雲漢曳練天酒和墨研
霞之帟列行奎壁於是剪蔓刊條探玄極幽克敘五
始禹疏九流百一其家萬塚寂收巴歛廢音齊野罷
抽衣被窮紘鑑燭累葉咸喬悵天沫政慚怯絳濯辭
勞頗剪蓋業趙李輿皂猗保匄乞振亭亭兮獨秀垂
綿綿兮不絕大夫恣然汗流霍然投几曰犬馬未填
溝壑旦暮事此人而有死請畢此死揖讓之間疾病
良已

人問

三皇以降倏朝而夕八紘之內匪咫尺無始無極
曷無始無極庾羲助聖胡弗粒蒸而血其牙以齧復
生後王佃漁噫嘻曷懲炎帝藥民而七十二毒是咀
胡昧於毒而暫於解既有岐耐上壽胡寡蚩尤額鐵
始制五兵將共工徒搏而與祝融氏爭無懷其間俗
胡以龐壽丘之子兵師營衛未嘗寧止胡以高揖遜
而靈禽是感爰與終始雪不封條是曰太平胡以盈
尺而表豐登疇疇祥惟五日一雨以歸帝調蕩蕩
懷山襄陵誰咎之繇醴泉曷渚蓮甫曷凋帝割中和
以萃都君胡父頑母嚚而梟象嗣均竟不得志於倫
舜舉咎繇而保共工驩兜彼岳何人吏於帝堯而共

厥朝夫既比屋其人可封士師胡官咎繇胡庸豈其
進昌言而用瘖終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將來自郊
藪而育於圃既格而舞復於何所舜尚見帝乃駢娶
女而源出有熊別嬖何取象欲據之為帝貳壻繇自
顓頊寔為王父年百五十乃產神禹胡重華既庸而
殛五世祖禹不利有苗乃振旅歸始以德縻胡窺之
三危而彼復扞之禹平水土九州甫治而胡式其貢
曰蠙珠組璣怪石鉛松縻絲織皮畫彼瑰偉納之茅
茨塗山之會玉帛萬邦邦有十乘從君于行埤幕何
施于何資糧益避箕山觀訟弗與胡德之不逮而陰
跡舜禹衆既歸故胡顏以處仲康肇位爰討羲和肘
腋之命有窮制之而即武功於它唯湯王武順天應
人人所咸與胡慄慄誓衆曰孥戮汝棗林之禱甘霖
千里胡及九載而六責伊始或澍而枯其後何以赫
哉成湯天錫勇智表正萬邦胡虺辭之弗臧曰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尹五就桀其職何居將侃侃逆鱗抑
嘿嘿醜瀆退而干湯桀胡不疑商王曰履而胡支日
名子弟甲兄癸子承親諱無所辨異亦曷勝紀泰伯
虞仲以天下讓胡弗佯清狂而跳之吳棄古公養惟
後宮百有二十一二月二周以象天則匪髓鑿而竭則

怨是失職三終陽節任為人父夫是以娶胡十五而
有王武猶曰仲孺微子臣敵卒稱三仁武庚為義胡
以頑民而少康曷君受剖比干而囚叔父箕有命在
天猶寬祖伊胡七十二諫而辛甲不殊包茅之燬化
於后宮而扞彼無良彼之無良胡弗儀刑文王武既
克殷亦有箕微既無利黃屋而胡不遄歸終為西伯
誰則難之武建諸社盡東北海其土匪蕪其社安在
胡有此剪刈而稱興滅舉廢田虞貪豕而迎禘於虎
豕盡而饑得人肉以脯奉體于口失不亭取太國之
圻王畿百之國三其軍王六其師胡侯賦之衆而王
師之微百里之邦厥賦千乘卿大夫士朝覲會聘以
逮祭享胡不懸馨冢宰制國用歲杪大計吏而胡王
后弗會用啟後人以麥奸費叔鮮流言周公辟之成
甫髻而疑九鼎一絲而始啓金縢畢召奚為王假有
廟洋洋如蒞而胡立尸以祀之生則祭之死則戲南
正司天推筭日食夫何以旅見天子而不終禮為惑
吳皇穹如富媪配之匪稷匪文而偕于祀胡弗揣
非類胡弗虞神棄成王剪桐唐叔以封胡懲君之戲
而遂其終長劉興廢違天乃亡胡更祀二十而周猶
贅龐胡重耳之霸而因齊之強衛武睿聖九十五而

自箴抑抑德音胡先侯之美而有兄稷子放鄭聲胡
扶蘇舜華子衿聚裳道欲宣淫其又何懲昭王之不
復滿已及艾胡楚之不報而駝騁荒裔卒用其力以
剪徐萬管辭卿禮於平周胡外抑內侈為反玷塞門
以肩諸侯將口四維而身效其尤夫子脫驂以賻館
人將成乎一哀胡日慟哭而辭車於受道之回伋也
為位以哭兄妻胡自紉夫綱而白不報母慈

演連珠十二首

愚聞物無專美配禍為福情有軋機緣恩出怨達士
悟而廉取貪夫昧而無厭是以莊生上相寧為曳尾
之龜韓氏真王終作就烹之犬

愚聞測蒼蒼之機雖兆億而或近通悠悠之情若咫尺而竟踈是以白虹中天獄隔秦王之袞飛霜九夏
海沈鄒子之書

愚聞抱磊柯之材遇識乃顯鬱沈冥之怨非伸莫通
志士舍身以明用貞臣顯節而遺功是以雙足就殊
尚抱荆山之泣連城既剖長辭陵陽之封

愚聞達幽冥之緣則了悟終始平人我之觀則兼通
內外故以此身得度者現以此身而度人持嚴法害
衆者乃用嚴法而自害

愚聞事有係一絲而扶九鼎死或重太山而輕鴻毛
是以鹿門躬耕不作出山之艸羝海長牧寧慕蕩陰
之桃

愚聞岱宗崔嵬不廢丘垤渤澥浩淼毋驕行潦是以
堯離與韶箭雜陳下里與陽春齊調鈞天廣樂蝸蟾
之沸自如夜明麗空熠燿之輝恒照

愚聞俗士滯方圓則千機無礙拘儒執有無則萬類
俱齊是以漆園著書知彭聃之天殤子王舍說法稱
芥子之納須彌

愚聞殺機既發雖變莫回業障一深窮劫難透是以
刑天捐脰尚銜干戚之舞窈窕斷屍猶化食人之獸
愚聞天厭人國必誘其主主厭社稷必賢其臣是以
宋人之疾難療曹社之鬼不聞深目折腰鷓鴣愈愛
其婦臨鼻長肘仇靡見庸於君

愚聞然諾在心河山不改精誠著象金石為裂是以
趙宗既復竟赤程嬰之頸周鼎雖移尚碧萇弘之血
愚聞蠕動雖小佛性俱存乾行固尊氣機默屬月虛
而魚腦減星實而豕膚粟是以聖王之法天也不使
一息之或違其體物也不使一介之弗足

愚聞聖君不必登哲道合則從暴主不必求奸德參

則售是故庶虎舜庭難免神羊之角夔龍紂世奚脫
窮奇之口

戲為用虎文

制詔承相白額侯斑勇惟乃祖乃父叔皮仲升文武
交暢世濟其美以光有漢君金天降嶽樞星散精少
負雄氣長炳文理帝賚予以右弼使婉於青龍氏彼
不寧乃職以予子之罰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張
爪牙入幹股肱祈父召叔惟君一人今將奉君之列
揚於大庭其敬聽予命君昔守宣城黔首飽于芻豢
不克樹義乃改張舊服問右削跡使君之懿稱定被
遐邇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傍民迫苛政聿來胥宇
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昔華旦秉憲鯨鯢伏誅
夷吾啓封伯氏沒齒君之功德二也梁益之間保虫
為灾屢加剪刈道絕行李君之功德三也東海黃公
詭妖挾詐君神武逆折赤刀不行堯渠受首君之功
德四也晉守至忠秉甲粟馬冀逞其欲君挾秘計以
授九尾之校使異二噓噫滕六降祥逆折厥謀種類
還定君之功德五也復有畸峻單豹盜太乙之寶君
迴照奮威罪人斯得陽貨之誅光於前魯君之功德
六也度索之山鬱壘神荼稟服大教執除妖鬼以借

掃除之役洞幽達遐無所不靡君之功德七也君有
七德功寔配馬章以般般視之兢兢迺又薦啓尔象
賢之體奔走禦侮九有之内羽毛齒革輻輳闐闐凡
有血氣莫不神明豈唯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非熊在
老鷹揚繁纓垂露革履彤弓以大表東海世世子孫
咸血食也君之威烈視彼有光而封號不加無以稱
予一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鵠侍中胡紫敬奉冊
冊君為南山公進號素威上將比於天策扶桑之西
葱嶺之東鴈門之南象郡之北諸非國家湯沐者悉
以充君食邑諸少醜具賜冠邑食有差有司毋得檢
問仍遣君養牛十頭上尊糗餼五日尚方致異味予
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惠文以陽排觸君悉付之
理君其安意攝精神加飯食以佐予不逮

戲為獅猶彈事

御史府臣言某月某日據倉部校尉申稱部界中有
剽寇颯氏颯氏大小數十百輩乘夜緣劫倉糧一千
五百五十六合有奇見捕未獲隨據左右廂游徼申
稱少府衣帛夜不知何人盜去一百餘事踐齧損二
百餘事右前件地方俱係刺姦大將軍執金吾苗俊
猷所領某月某日復據故納言以白衣領職鸚鵡息

男吉了詣臺訴列稱故父鸚鵡蒙天子異恩待詔公
車日承顧盼以忤旨浮繫門下省某日夜分刺姦
苗後猓來詭稱有詔詰問未畢輒將父衣裾擣扯拔
髮摘捶血肉狼藉致死身尸移置別居鬻食至盡惟
餘破衣裾見存蓋緣父鸚鵡存日曾為天子言苗後
猓過惡致乘間修郅橫陷非命當日復據江北新向
化人玄鳥訴列鳥自離弃北地投誠王化荷 主上
憐念勅將作大匠為置營居第一所大司農給廩食
感激上恩銜結思報不意何者為刺姦苗後猓帥領
牙從將鳥妻及二子輒便撲殺貨產蕩盡栖托無所
臣欲行推對緣係大臣未敢擅便勾攝謹按刺姦大
將軍執金吾苗後猓擁燹賤材支離小器謬以形似
獲忝非常既列牙爪之官復寄干捫之任謂宜夙夜
在公譙何姦竊蠲省嗜好煎滌舊痾而乃大肆豺虎
之威自如犬羊之性齟齬命吏害及衣冠左右盜臣
禍深城社昔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尚能叱奪禮齒路
馬有誅而後猓敢於禁地挾讐言矯佻言路之臣白起
挾詐爰孽杜郵之誅李廣殺降終來失道之刎而後
猓貪嗜貨財甘同盜賊上乖天子好生之德下閉遠
人慕化之路至於仲尼不欲之對臧孫詰盜之辭上

行下效載有明徵鰥職曠官此其小者臣又聞之先
民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臣
居閒見後視出入掖廷遊戲自若或小遺殿上或卧
吐車茵喜則搖尾怒則張牙惡不可極漸不可長臣
謹以劾請以見事免後視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
事見闕仍下三公尚書僕射以稽日博選貢皇之裔
廉謹勤幹者充之其為鬚鬣貌者置勿用一面督捕
颯颯諸黨及根究兩廂失事狀以聞

與于鱗陪祀

上帝歸戲東宗吳徐三子

夕余以于鱗謁 帝帝享我鈞天之樂而樂也曰二
子唯女哉歲屠維協洽昭余祈之墟女得三人焉其
一豐上而躁一佻而侏儒一啁音脂顏爰爰僂僂女
策之偕來焉余其享之余拜賦伯也之首章于鱗賦
甫田卒章而退及皇太巫追以帝命曰某錫而以太
山之田某而以東海之息壤錫女也女世職此土以
夾輔大造毋扶我秘我則剪僂女

募緣疏

修廣孝寺募緣偈

廣孝寺僧欲復修故刹及莊嚴聖像已托前憲副徐
君汝厚為疏語復謂居士能無一言乎居士病且廢

於世無一切緣安能以調語作大饒益不得已口占
得曰

稽首十方衆	釋種婆羅門	宰官大居士
若以莊嚴願	世現端正相	頗黎黃金色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營締願
轉輪王四州	及將相大臣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若以供養願	富有象馬珠
天食諸天樂	是身如電露	不復可究識
譬被一掬沙	而以搏海水	用發希有心
破一切恠執	飯依大法王	頭目非我有
而况於財物	米麥金銀錢	乃至微如罽
珍寶瓔珞衣	種種作檀施	無願亦無想
不離於真諦	芘翦仗茲力	復於閻浮提
而建宰堵坡	像法長不壞	更以所餘福
迴施諸有情	同嚮等正覺	是名無漏因
是名最上果		

太倉州普濟寺建經閣疏

天授居士言昔在世尊廣示方便財法並施厥稱檀
越智慧雙啓冀證菩提以故諸大菩薩於法華會中
各觀喜施之因阿育利王於僧祇劫後尚獲聚沙之

報破執者指為有漏利導者悟其無邊所望同志咸
發信心破大堅愆弘眾利益太倉州普濟寺者地帶
離方名標震旦白馬開其積瑞朱鳥于茲翔拱詎意
末法之候遂罹四兵之災幾使慧海蕩為尼連叢林
剪若槎枿煙雲聚散僅存清涼之名水月空茫不覩
慈悲之相所賴沙門惟覺者苦行加持誓心締繡朝
經暮唄爰聚資糧銖累寸鳩不私衣鉢自講堂以至
齋室亦既煥乎由兩廡而逮中門將苟完矣唯茲甌
脫之區擬建旃檀之閣將以祇奉三寶光昭一方而
法語猶湮捷椎未擊顧謂居士宜仲片言用告初

發心菩薩及聲聞大部眾凡有千鹿車乘瓔珞妙衣

遠悟夙生多寶之證仰希長者布金之諾一切非我
不吝檀施庶使法鴈雙蹇跌落蓮花之趾天龍合部
珠騰貝葉之縮怖鴿將鶩子而並棲飛鷺與雉堞而
俱聳東睇琉璃之海智日方升西瞻浮玉之山慈雲
彌覆大小諸乘于焉萃止緇素方等悉尔皈依毋論
見未之緣悉樹人天之果

脩觀音殿疏

觀世音菩薩埵者苦海之慈航法王之上佐也聖
證文明慈願未滿帶果行因用權成攝歷阿僧祇劫

居補位而稱尊徧恒河沙衆咸現身而說法悲愛如
阿耨水功德勝須彌山大轉法輪於我中夏江左乃
震方之慶地建康尤欲界之仙都舍利西來赤烏由
之建刹經文東譯白馬所以開緣六代代興不廢兩
花之地三山山立俱成禮鷲之場周宋鼎革有大知
識者感聚沙之有因勝事闢囂塵而開龍
藏捐火宅而種蓮花法象宏敷于今為盛然而邪魔
間作末教易衰寶座旃檀不戒三灾之火穹碑負鼎
俄傾四大之風豈直端嚴妙相皈禮無階遂使清淨
法門奢摩絕跡佛弟子里人金生白嶼者幼耽內典
頗悟夙生雖混跡儒紳而投機正覺歎榮華之奄忽
真等頽光悲像教之凌遲有同及溺誓決貪癡之網
敢輕有漏之因特以心慕東亭願捨虎丘之宅家隣
貧女可堪牛乳之供力不從心勢須用衆凡國將凡
宰官凡居士長者念此皆為應身或金錢或布粟或
纓絡寶珠慨彼元非已有檀施不分乎四衆告成何
藉乎三時寶地重開喜觀圓好之相金篋再照爭依
慧覺之光今際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接入西方多生
晉光功德山王如來呼為善友天授道人王某夙窺
斯道樂觀厥成故稽首和南而為之疏

吳郡正覺禪寺重脩大雄寶殿疏

昔我世尊釋迦文佛慈悲發于五濁精進超乎三劫
坐雙林樹等正覺之倏成稱兩足尊建大雄之寶號
權實互顯愚聖同師遂使日月燈光常明震旦戒定
慧教徧供知識在昔王舍闍化竹林之金地肇開以
至忉利說法旃檀之寶相由起逮白馬之東邁欣丹
鷲之鼎興宰堵薨雲旁連欲界阿蘭砌玉上等色天
惟我姑蘇實稱勝地有大林菴者一名竹塘神界名
區代居尊宿至勝國居士陸士寧性同修靜托蓮社
以棲禪志慕元琳感虎丘而舍宅中我法像妙好端
嚴別構精籃靚深窈窕梅芳及榮頗現優鉢之相柰
實夏茂不減菴羅之果慈篁秀發於四垂忍草叢生
於三地解夏駐錫俱屬耆英演法傳燈無非銓要彼
美常侍籍寵先朝龍吐果愚復表寒陵之額螭扶
鼻巖奚假江令之文弘大師下鷄足山吐獅子吼入
受人王之供歸為道俗之宗奏拓叢林遠隸靈谷法
棟久傾寧免波旬之累業障所纏不戒尼連之灾像
法日以陵夷僧徒時困縲紲蓮花灼爍厄火宅而難
敷鴈王踰躓視彌且而屢却平湖陸太常生由慶裔
智表前身慨慧日之向淪扶彌天於再造不悛報體

異種福田時兵備廣平蔡使君佛地位人為舊府主
三乘解其最上五馬策而重來割愛網以利刀了無
罣礙納須彌於芥子曾不留難給孤獨者其夙心繼
絕滅者其仁政謂彼化城之頃刻多出寓言至稱有
漏之因緣徒明實教必遲歲月有賴檀施四衆所推
圓曉其首淨業不染薰脩有聞聘主此山俾圖修復
天授居士手創短疏躬損微貲尚賴諸方共成義舉
法施財施俱成善業之根去快去貪勿蹈癡迷之網
務使八十二相重觀如來之法身億千萬衆再禮瑠
璃之寶界洗魚鄉為淨土改薨苑於長洲凡長者布
地之金至阿育半殘之果但能喜捨福報同歸祇園
姓名等吾文之不朽靈山面目歷永劫以長圓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介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策

策一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
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大戎嘗入周矣
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
羯有晉鮮卑有晉氏有晉羗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
奴羯鮮卑氏羗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

介州山人稿卷之一百十四

一十五

中國而代孰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茸臃腥暖毳幕喜好射獵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窞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篋而緹緹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躡三輔門闔闔軍馬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遏虜南遏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

且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
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
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
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鈐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
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
夷翫徂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
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
取而代也彼二雄者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
彛弟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
賢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
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
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發治閱于肆時而施之蒐
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閑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
之役徃徃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
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
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
縫於天下實不能當諸侯之一巖邑禪帥也此不戰
之罪也秦以日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

漢北磔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
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而匈奴一入烽甘泉而赭北
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洽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
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牂柯夜郎下大宛百試
而鏑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
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疆也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寔草
芥我而踐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
及其季也天下鬻其什八而韓岳錡俊之徒收餘燼
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
同刻刈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趨踰跡
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
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恂恂於
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鬪豈
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
作者未敢及也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
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
用庚戌事起上赫然逮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
尺籍矣然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
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賣育怒馬厲刃
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

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其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疆益兵而兵弱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強以為弱戰則轉弱以為疆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策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疆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迫之使角也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易進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袴乳臭債帥者日參焉率然而授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昇焉使之食羊菽而禦虜虜馬驅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仆若偃若蝟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為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為大軍以擬我而

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
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慮陣
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馬而不收萬人用也以三
千人軍馬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陣法敗也退縮
逗遛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而將不
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死而
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完
者免損而無賄者誅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
幸而掩收以為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欲
與恩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欲其心者不
賞此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疆也漢武帝不
愛天下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
罰不信宿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
恩者酬怨者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
隨聚也其次則莫若揚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
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
簡留人人不願留矣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
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擊突厥也為騎陣以誘之敵
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
者也

策四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
中地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
以獨重於燕者為燕蔽也方 文皇帝時宿重兵於二
鎮以威懾喝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幕是儲胥
也是虎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
不相當矣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徇利而驟進微
飽而驟退小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
二鎮而遂攻燕何者畏二鎮之倚其後也是猶門戶
一酋手足也今者虜人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
帳覆野騎錯路二鎮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虜進
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叩關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析
手足痿痺而燕之所恃以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
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若陸海然虜踐屯則耕
作廢虜徼道則商旅廢故二鎮之民枵腹以俟大司
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者有總督矣巡撫
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副叅游守矣又
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足以相制則
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合則為掣且名
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三四年

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脅諸將
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遷是故
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二鎮之
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
守令也總兵也副參將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二鎮
而傳舍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
則必使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
則莫若捐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參間則可昔者唐
之末回紇吐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
而天子數至於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
何者人有其地故也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
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蜀也若穿魯縞也小子韋臯
以蜀而不虞蕃大子王建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
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必聽其生聽其殺聽其
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公之侯之而世其地如
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虜者吾不信也

策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
薦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囁嚅不
敢出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

魏絳之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備載矣請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不尋於兵中國之敗衄以拾數焉堅者摧銳者折至其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幄以真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強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樂於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弊丹而飽其欲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女真而攻素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者而國削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虜雖號強大聞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敵體也非必欲冊尊號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邊吏宣上命微賜其酋長以奇麗繒帛之服有差而約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枲以易

有用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體甚尊可以弭寇可以減戍可以乘郟而用間可以乘暇而脩武此其謀甚博夫何憚於名而不為也或曰辛壬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辱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富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議恢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策六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為訐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暹羅以為逋藪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輳理之間而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之為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

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購郭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肯之上非可以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居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為寇偵我者郊之民兩屬寇者輟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為之道退而歸路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夫然一舉而殲之此十世利也書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為屠皆衆理解也至於黷辭而非

金州山人卷之百四
十一 世經堂刻
斤則斧皆嶺南之謂也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
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
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
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
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
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来王國鮮敗度棄禮以斬其
社者即卒不幸而間有吳淠之變亦輒隨發而隨獲
其資不足以行欲其勢不以貯志故也雖然親王於
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
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
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
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
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
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
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
應之是重敬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
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
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

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併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際蠻東夷而西戎之內即窮岩版築其人之負一才藝者靡不入而稱薦得官職至舉天子三葉之懿親無罪而固之一城之內被之以虛名而實之以庶人者何也此非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翼庶官代天工必非宗室然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蒼虞晉不得孚攸齊不得魏元魏不得魏周不得憲唐不得孝恭揆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雍闕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蔓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磬突無烟而衣露脛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鬻合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遭延以異代要在於脫其身而已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必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言文也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即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顯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太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 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於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顛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頰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髡鉗短後之衣齷齪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

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矣與雄也聖如周召
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求也今其制不可
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之裁節
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不必
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
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
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間為之增秩賜金壘書以
作其勞者秩滿而為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
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進取之塗毋額科甲
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
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下之
才不偏枯而後盡夫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今
使雕虫之士從容而蠹齧之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山西第一問

問太子天下本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莫詳於
賈誼其說果盡出於誼否也三代而下不能
蚤豫教故其治不古若亦可聞其略否夫論
子道者則有溫嶠之侍臣王褒之太子二箴
示君道者則有唐文皇之帝範十二至我

太祖高皇帝及

成祖

宣

憲諸廟皆勅成一書以示

皇太子其旨與帝範同異否

今上之元年即

詔立元良以定

國本天下欣然謂吾

君有子矣夫出閣之期已示而所以輔導匡翼之具

未悉諸生其為我詳言之庶幾備承華寶鑑

之一二云

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

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

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

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傳亦有之其略曰古者后

妊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縵瑟

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

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

有司齋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禋祫之教也

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

釋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為人臣焉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人幼焉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問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為其備官也非好糜祿也非欲其敵儀於至尊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鷄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

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為教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為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於趙高晨即位而暮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嬖子窺嫡楊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案無釋王伾叔文造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

靈康僖之季父張讓而母趙忠定策國老而門
生天子帝位予奪於左貂人主食息於中涓宦
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温嶠之箴侍
臣也則曰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齊齒言稱
先生不以賢自減不以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
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佞諛納此亮直言太子之
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
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
事先損之又損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
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子之道也唐文皇
制衣冠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審官
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
次焉皆所以語為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
其言教詳而身教略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
而不帝有以也

明興

高皇帝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略之書而聚
天下之英俊者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最
後采經傳和言為書曰

諸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

勝重任也至

文皇帝而稍克廣其書益以

高帝之謨訓曰文華寶鑑召

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勉之

宣宗之為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也

憲宗之為

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也明治

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

明德隆隆嗣三代矣自青禁之制不講於

先朝朱邸之開僅同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

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

恩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聞温文日

新岐疑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

盛美開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

私憂過計以為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

而無所接異日君臣之分不患其不辨患其辨
而至於不相通今雖未能猝復古制如所謂拜
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貞觀至道儀節三師賓
客見則必假以殊禮從容燕閒啟沃治道其諸
寮案亦聽坐侍講讀反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
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
財用困乏民業艱難武備積隳士風日卑及它
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務令剴切不必宏深
勒成一書專備詢覽

人主時時考問觀其進否而稍抗法於其左右至於
坊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直亮通明該練者充
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遴諮以滋躁競其
內而保姆阿監必委長年毋令見少麗以犯未
定之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袤以開
奢侈之漸率土之臣皆其臣也毋以暫御僕從
為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田店宅為
私藏

太子徧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

一人之下而不廢其謙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唐虞三

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猶有不
能已者蓋

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
頗不滿於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為
振為瑾者乃宣弘所用以待青宮之人也今六
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不預為之所乎寧侗
而毋愛其儼寧緩而毋愛其捷寧惟無能而不
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加之意而已

第二問

問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蓋昭昭如日焉自
楊雄王通氏始為法言中說以擬論語而雄
復著太玄以準易通續六經君子非之以為
僭然宋之諸儒亦有太極圖通書定性皇極
西銘等篇彼盡黜漢儒而自精醇其語寧無
意於續也然易繫有非夫子所撰者乾坤多
餘章而毛詩雜淫風周禮缺冬官而大學缺
格致禮記雜出漢儒之手春秋如公穀各泥
其師說訖未有定不知雄通輩何以不敢討
定而敢於續也今論者徃徃有異議如謂各

官格致本不缺大學周易有古本之類其說可盡舉而折衷之否

六經其猶日月乎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亦時有所不及故夫日有夕而月有晦幽崆巖房之下卻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於燭夫燭者所以佐日月之光於不及者也訓故之學翼而明之者也立言之學廣而通之者也皆所謂燭也取燭而佐日月之光於不及則可以燭而配日月之光而謂之三不可此楊雄王通氏之所以失也楊氏之為玄也凡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積

挫之以三策闢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為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攤瑩數文攄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雄之自敘云爾其意則曰此非楊雄氏之玄而楊雄氏之易也要之無易而後可以有玄有易矣玄何所用之且玄之體方而易之體圓圓則不待擬議而自成方則必待假借而後就故說者謂楊雄僭也王氏之擬經也大抵以漢七制續書以

曹劉顏謝之篇續詩其所贊易即關子明之成
筮論其所定禮則叔孫氏之綿蕞儀其筆春秋
則止陳亡以配獲麟其要如此而已其意則曰
此非六經之經而王氏之經也要之可以言傳
而不可以言經有六經矣夫安得而配之且其
所謂七制諸篇者何敢望典謨雅頌之藩籬而
關朗叔孫不過支離糟粕之近似若元經之帝
兩魏出蜀漢而夷江左大旨亦已悖矣故說者
謂通亦僭也至於法言中說雖若有出於模擬
剽竊而往往能尊正道發微言於千載之後特
所謂法言者言多遠而指則近故不免於晦中
說者說雖暢而理或支故不免於雜至有謂通
與李德明不相及而唐初諸貴臣稱門人者不
一舉其名以為阮逸之偽撰雖未必盡然要之
亦有可疑者矣宋興周程氏者出蓋盡屏諸儒
之說而澤於道德醇如也周氏之為太極圖說
也標理於極而推功於靜其為通書也表裏太
極之說而加詳於聖賢之學程氏之答定性書
謂已性無內外動亦定靜亦定也張氏之作西
銘謂理一而分殊人當以事親之道事天也邵

氏之皇極經世諸篇明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與陰陽之度數剛柔之形體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蓋得易之變而推廣之者也要之其為說雖正大而微妙然豈有出於六經之外哉楊雄王通氏急於得經之名而緩其實周程張邵氏精於得經之實而避其名此所以異也而後之持正論者必欲深文巧詆以中通雄之罪至目之為僭竊等之為異類蓋至於莽大夫楊雄死而千秋不傳之統直接之孟氏愚以為六經至孔子而止矣即孟氏與宋諸賢亦翼而明之廣而通之者也特所謂燭者其光有大小而佐日月之功有隆殺耳夫陽避其名而陰紹其統愚不得為通雄二氏稱屈也執事謂六經自秦火之後不能不有所遺錯以討定之責責雄通氏愚謂非二氏所能辦也今請得而略言之謂繫辭之十翼有非夫子所撰者序卦之或強也而雜卦之或雜也謂乾坤之二卦自彖象而外夫子所贊皆當屬之於繫辭是一說也謂夫子曰放鄭聲而鄭衛淫奔之詩不廢或曰放者聲耳存其篇以示戒也或云

非夫子之舊也周禮缺冬官矣而河間獻王輒以考工記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政否也有謂五官之中如縣師廛人之類皆在所少者惟王一條耳是一說也大學缺格致矣而朱子輒取程子之意補之其能合於聖人之心否也有謂知止末二條即格致之一章固不缺也是亦一說也禮記所載大學中庸既別表為一書而其它篇多不出於夫子緇衣公孫泥子所撰也月令呂不韋所脩也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也其它檀弓儒行等篇要亦有大醇而小疵者至於春秋一書左氏詳於事而略於旨公穀守其原而忘其實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蓋范甯固已言之至於胡安國而始以其說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然聖人之賞罰固已明而聖人之所以用其賞罰者未免流於刻也夫所謂廣而通之者固不暇論而所謂翼而明之者其亦有人矣乎諸儒生遵

高文之訓白首守其師說而不敢廢愚則何敢言愚所謂書之有古文雖稍異其語易大學之有古

本雖稍更其序而大旨不甚遠固無可論詩之
淫風存者出於夫子之手孰得而議之第在鄭
衛則絀它說而附於淫在異國則又絀其淫而
附於它說不知可更一裁定否也周禮之冬官
或悉取五官之屬者而補之簡斥劉歆之傳會
合儀禮禮記而為一經可乎取月令檀弓緇衣
王制儒行之類稍未醇者取家語及魯論之為
門弟子言者各降而為傳以與孟氏並傳可乎
取左氏之事而絀其浮取公羊之例而絀其鑿
取穀梁之旨而絀其偏裁以胡氏之法而絀其
刻更定為一書可乎要之非其急者自強不息
而吾心之易在矣允執厥中而吾心之書在矣
思無邪而吾心之詩在矣毋不敬而吾心之禮
在矣春王正月而吾心之春秋在矣得其要則
六經為吾用而其語皆筌蹄不得其要則吾為
六經役老死而汨汨於章句雖然愚之所甚憂
則不在此今世之學者於書偶有所窺則欲盡
廢先儒之說而出其上於道未有所得則已力
排先儒之詣而閤其統不學則借聖門之一以
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

金州山人和卷之百十四

五世錄

此又宋賢之罪人而楊雄王通氏之所近似而不取者也愚之所甚憂者此也

